

现 当 代 水 墨 大 成 研 究 书 系

董萍实

新书写

董萍实 董 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董萍实新书写 / 董萍实, 董昕著. -- 长春 : 吉林
美术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386-5169-0
I . ①董… II . ①董… ②董… III . ①水墨画—研究 IV . ①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5117号

现当代水墨大成研究书系

董萍实 • 新书写

作者

董萍实 董 昝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出版人

石志刚

丛书策划

功 一

责任编辑

林 鸣 张 龙

印制

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210mm×285mm 1/16 16.5印张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386-5169-0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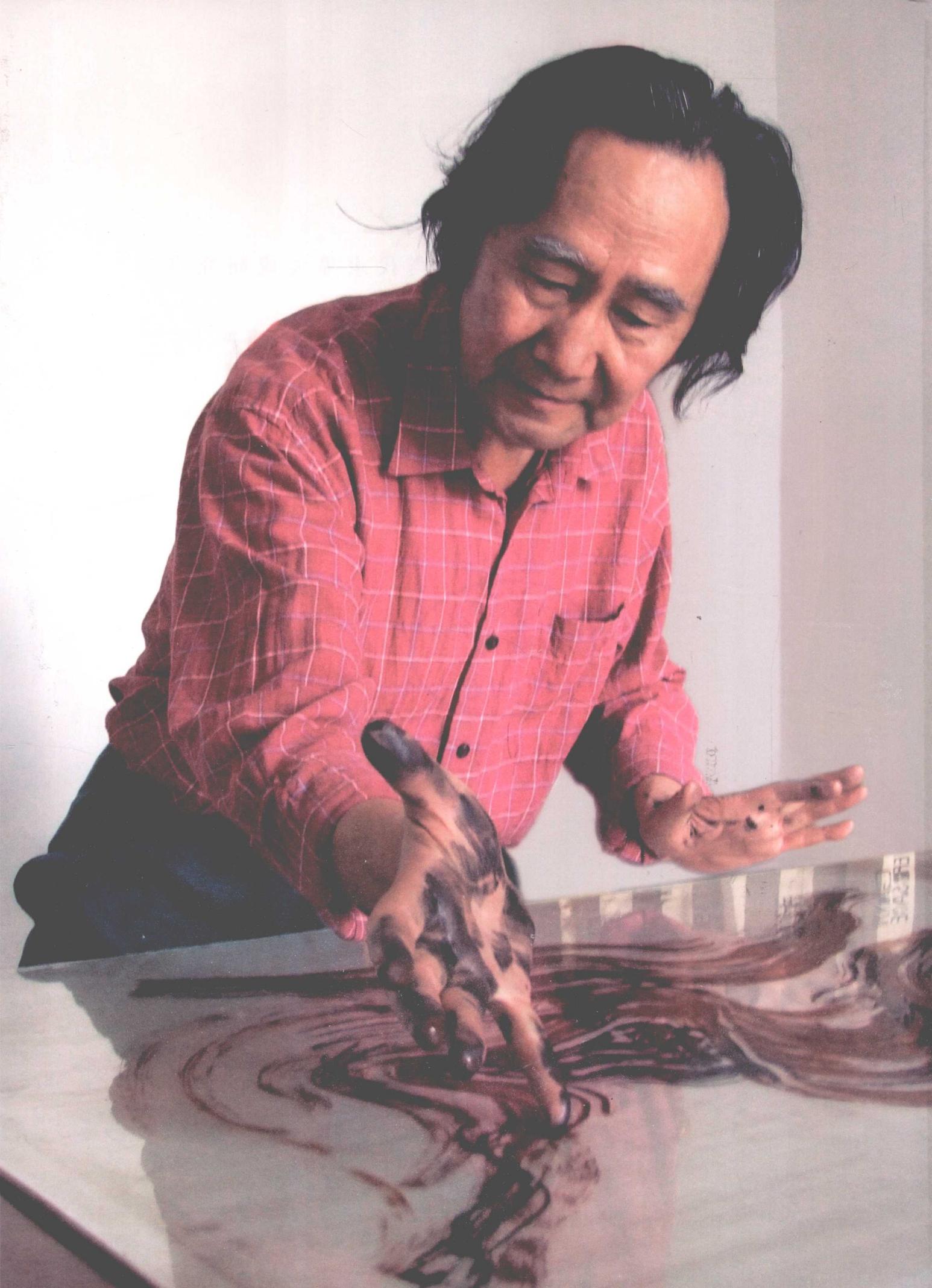
定价

128.00元/册

现当代水墨大成研究书系

董萍实·新书写

董萍实 董昕著



内 容 提 要

顾名思义，《董萍实·新书写——技法、技巧与审美创造》，是一本通过现当代中国画形式语言的创构，揭示审美创造深层规律的书。其中，全面展示了董萍实教授几十年来在中国画创新领域所作的探索和创造，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意义的审美创造教育教材。

书中介绍了传统特技的演变与运用、传统书写的延承与创新、纹象水墨原创技法以及其他辅助技法与工艺文化的借鉴融汇，内容丰富，学术充实而又鲜朗、异彩纷呈，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然而，正如作者所强调指出的，对于学习、从事美术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技法、技巧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通过全方位的修养和有效的文化性操作，促使“技进乎道”，则更为重要。画坛上无数案例证明，偏离了审美创造的“大道”，再高超的技术也于事无补。作为教师，职业习惯以及对美术教育的觉悟促使作者确定了本书的如下宗旨：揭示审美创造的深层规律、参谋并提供通往理想境界的路径、传授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作者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不仅仅学到一些技法技巧，而期待着能够帮助心有灵犀、妙悟通神的读者朋友们，深入到生命与艺术创造化融为一的逍遥游之中，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同时实现人生的的艺术化。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安排了与“技法革新与文化精神的熔铸浸润”、“生命语汇建构”、“文心与诗情的视觉转换”，以及“形式本体创构中的异质同构”等课题相关联的内容，一改美术教育沦落为技术教育之时弊，渗透、强化“文心教育”色彩，使之成为“形上形下互动、技术艺术化一”的生命有机体。

与此同时，作者在和盘托出纹象水墨现有技法技巧、彰显董萍实纹象山水个性风采及其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充分揭示了“新书写·自然流”语言体系拓展、衍生的无限可能，以引发热爱艺术的人们结合自身的审美胸襟，以文心雕龙，能动地展开各具风采神韵的审美创造。如此，这本力求学术充实、品位高洁的审美创造教材，便同时具有了普遍意义。

事实上，由于本书超卓的内在品质，以及董萍实教授本身所具有的“开拓创造型艺术家”、“语言巨匠”等特质和“英特越逸”情性，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本书开“技法技巧论著、审美创造教材及人生蒙养参考化融为一”先河的文化先锋色彩，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它意味着“审美创造暨艺术本体创构教育”进入了新的时代。

注：本书中所有未注明作者的作品均为董萍实所作。

绪论
新书写·自然流

艺术，乃是生命的语言。

艺术创造从根本上讲，即语言和形式的创构。

“新书写”，就其性体而言，可称为“心书写”，同时也可称为“天然书写”，是我“二次造山”所创构的绘画语言体系的名称。

“自然流”则是对“新书写”运化形成的过程以及它的风神韵致和审美特质的形容与概括。

“自然”，在本文、本书乃至我的艺术与人生之中，均属极为关键的词语，其涵义为“自然而然”，与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相同。有时，我也用它来指称大自然和自然的美。

“书写”演义

“书写”，是民族传统书画艺术“笔墨”语言的精髓。

“书”与“写”，在传统语境中大都与人的情感抒发宣泄有关：“凡倾吐曰写”、“写，输也……输我之心”也、“书”，即抒也，“心画也”、“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等诸多高论，均明明白白地道出了“笔墨书写”的真谛。

从传统“笔墨书写”语言自身的情形看，它既属于一种“表现性”语言，同时也有一定的“功夫性”和局限性，需强调指出的是，它要集“心”、“性”、“才”、“情”、“力”、“气”、“技”、以及形式美的创造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能力才可得大成。要想达到“直抒胸臆”、“举手投足风情万种”、“笔精墨妙”境界，十分不容易。“书写”与其他的绘画技能是大不相同的，它所具有的表现功能和精神性背景，使得它成为与“书写者”的审美心胸关联最直接、最密切的一种语言，而为古代文人所钟爱，从而形成了传统形态的“文人水墨”。

建立在毛笔书写经验上的“文人水墨”，不仅与书法“同源”、“同笔”、“同法”，而且同样是汉以降所确立的“儒”、“道”精神观照之下的产物，是当时的文化精神及文化品格凝聚、升华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书写”不同于一般的书画技能，它同时也是一种做人的功课与入仕的准备，具有文人、上层社会所共有的精神性背景，也由于文人水墨的非描述性表达方式紧紧依靠着“笔墨”所固有的气质与文人精神的契合，故真正的文人笔墨便与被动的浅表描摹以及完全从视觉效果出发的语言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但时至今日，不仅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阶层早已消亡，而且毛笔也已一去不复返地退出了社会的书写中心，水墨艺术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环境与“舞笔弄墨”者自身的生命状态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再加上人们太过重视技术，而忽略了文化和心性修养，致使“书写”在重复、描摹之中不断地趋向程式化、概念化，“文气”大减，“俗气”弥漫，普遍地带有了卡拉OK色彩。大众高歌卡拉OK，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件好事，但已与真正的艺术创造相去甚远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学到的，不过是“书写”的技法甚或仅仅是一些花架子而已。

“书写”沦落为“卡拉OK”，乃是时代语汇建构的一大悲剧，但“书写”的演化，却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令人鼓舞的是，即便是在“传统型”宗师巨匠之中，亦不乏迈越前贤的创造。齐白石老人的朴茂天真，黄宾虹的浑朴厚重，苍健与抽象的构成，潘天寿的钢筋铁骨一味霸悍，傅抱石的气吞山河精神飞扬，李可染的“黑”、“重”及“光感”，陆俨少的留白勾云大墨块等都足以载入史册。

同样令人鼓舞的，还有社会对文化创新的高度重视，以及新的审美创造所必需的条件的形成。当今盛世，已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与选择，可以乐观地讲，新的生活、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情感、新的意趣、新的观念……必将催生新的艺术，而在新的语言之中，“新书写”必将大放异彩——事实上，现当代水墨艺术中，在众多文化精英笔下，传统书写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不过，“笔墨”虽变新了，并有了鲜明的个性，但“西化”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有的变成了“粗头乱服”或“西服”，在形式建构的完美度上，与炉火纯青的传统书写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生命机制的改变与“天然之美”的凸显强化

“新书写”的新，是表里如一、内外互动的，新的艺术观念和文化理想的建树以及生命状态的调整等等，与语言的创新关联极为密切，“文心”和“精神”的重铸至关重要。

“新书写”语言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生命机制的改变。如果我们依然在传统笔墨体系的束缚下玩关门改组游戏，“屋下架屋”，而不是着眼于新的话语体系的创构，通过广泛开拓视觉资源、“破缸建场”、“化合重构”为“书写”提供一片新的解衣盘礴、纵横阔的用武之地，新生命的诞生无从谈起。仅就工具的变异而言，从单一的毛笔到“泛笔”，飞花摘叶，随手拈来，乃至于“无笔而笔”，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语汇生成的方式也由单纯手工书写变成了多种手段的大协作，这其间，由于“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解放与变化，我们赢得了一位伟大的合作者——“自然力”。它的参与，不仅有效地干预、改变了习惯的笔墨程式，避免了重复，帮助我们实现了某种突破，以独创性的语言彰显了“书魂”和人格精神，而且还行之有效地造成了与它密切关联的形式感和天然之美。

这种新语汇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审美特质，确实与表层的流淌有关。从制造、利用流淌到控制流淌，直至流而不泛、随机应变、妙趣横生，它经历了很多变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流淌”仅是水墨运动的形式之一，尚不足以概括这类语言生成的本质特征，如把它理解为“运化”——水、墨、色、胶等物质材料，点、线、

面、形等形式因素在一些特定媒介上的运动与化生，那就深入了一层。再进一步讲，这是一个我书、写、涂、刷、泼洒在画纸或其他板材上的那些物质及形式因素，在“引力”、“冲力”以及化生万物的“气力”等“自然力”的配合之下，流淌、碰撞、交相渗透、互动互化，结构在一起并不断地发生结构的变化，从而生成某种具有生命资质及生命意味的形式，然后原纸固定，或转移拓印，最终成为精神载体的运化过程。

毋庸讳言，“天然书写”与“制作”有关。但却坚决地摒弃了“工匠化”、“匠气”和“效果制造”，而是通过有效的“文化性操作”，把它导入了生发“语象”、把图像“纹化”、“符号化”进而变成“精灵”的境地。其间，传统笔墨书写、拓印、泼墨泼彩以及冲化喷点等等手段，在“新书写精神”的主导下，亲密无间化合为一，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性”话语体系。在“自然力”的协助下，提要钩玄，直抒胸臆，把“书写”之妙，发挥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一种洋溢着自然气息的形式美油然而生。它随机显现，妙趣横生，奇变百出而又自然而然，朴茂天成。趋于抽象构成和音乐般的节奏、韵律和韵味，则在令人骤见惊艳、有效地撩拨情思的同时，获得了异样的审美愉悦。当然，同样使我珍重的，还有那些新奇美丽的视觉效果所洋溢出来的文化精神——自然、蓬勃、飘逸浪漫的精神。

上述变异的实质正是生命机制的改变，由浅薄空虚支吾学舌一变而为充盈激越不吐不快油然而出；由封闭改为开放，由固定的程序改为随机应变、顺其自然。遂成功地促使创造力及艺术生命早已趋向枯竭的中国画，重新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更能动、更丰富的表现力。

“借助现代工艺和材料特性造成的线性流淌效果，无疑从传统水墨中脱出，却又直抵屋漏痕的原生本色”、“无笔而笔，自然而然，别具风神”、“神乎技矣，进乎道矣”、“书写与拓印巧妙结合，产生了与恩斯特不同的文化精神，很有意义。”——同道们的上述评论之所以令人难忘，不仅仅因为是由衷的赞美，还因为它的深刻——技法、技巧乃至语汇建构能够“进乎道”，正是我苦苦的追求。

自然而然 流出本色

刘勰有句被许多人忽略了的话：“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我以为十分深刻。

“言”确为“心声”，什么样的人必然说什么样的话，心里有什么，“流淌”出来的是什么——语言与生命一也，此乃真理。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心里有才能有所表现，心里空空如也，那就只能往外硬挤或者抄袭重复别人的话语了。比如“精神”，这些年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但由于不少人为物欲所缚，丢魂失魄，已经没了“精神”，“发扬精神”之类便成了空话。因此，修养性命、充实胸臆便成了一切的基础。

艺术表现，有形形色色的动因，也有形形色色的情状，人各有心，各有所好，优秀的艺术家各有其美，各美其美，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我喜欢自然的，同时又极具浪漫色彩有诗意有境界的东西，也十分向往“自然而然”的状态和境界。在大千世界中，“天地之文”是我的最爱，“自然”则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审美理想，能够融入自然生命之流，是我在生命旅途中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事实上，也只有在山水林泉之间，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快乐。而且，我完全赞同古人把“自然”作为艺术最高境界的论断，要不是我还略懂一点“流美者人也”的大道理，并想把有关的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早就振臂高呼“美在自然”、“自然美高于艺术美”了。自然美与艺术美两者孰高孰低，在西方一直有争论。我一向钟情于自然美，但也不愿贬低艺术美，不过现在倒是认为：艺术是人为的，由于艺术的创造者在变，在“退化”，连累着艺术一起堕落变成了“伪艺术”，那也是不争的事实，起码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这样。坦白地讲，“天然书写”所流淌出来的美和生命诗情，确是小我的“书生本色”。我把“天然书写”作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语汇，“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以自然之心对待生命与艺术，岂非是顺理成章、势必如此的事情？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审美创造的路向上，因为爱，我别无选择。

因此，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来直抒胸臆吟咏歌唱，在广袤的艺术天地里实现了逍遥之游，而“新书写·自然流”，则正是“体道”“合德”的生命语汇！所谓“体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一任自然。所谓“合德”，则是指我们的思考与实践合乎生生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我辈需自强不息，拓创不已。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经过艰辛而又痛苦的“双向改造”（情感观念的、形式语言的），一己小我之“私”终与传统深层的民族文化艺术精神相熔铸，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得以通过一条特殊的鸣放心声的渠道，并借助于这条渠道特定的性状品格，直抵到了“道法自然”的灵境，自然而然，一“写”千里，不亦乐乎！

一个新的语言体系，拥有鲜明的个性和方法论上的意义，“风流成性”，已经是十分艰难的了，若能“流”而成派，那就比走蜀道、上青天还难了。说来真值得庆幸，新的审美创造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这是种幸运，也是种必然，是时代的需求——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发现、接触到了越来越多

的新事物，在这方面，再聪慧的古人也望尘莫及。大自然拥有太多的美丽和神奇，它们为现代人所钟爱，而传统笔墨却无能为力。在生活及文化环境不断变异的影响下，当代人对美对艺术及情感表现的审美需求，在大踏步地朝着多维度、多元化方向发展，再加上环境问题造成的恶果，以及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弊端所引发的一些逆向情绪，已使得人类作出了最智慧的选择——回归自然！对此，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

作为大自然的儿子，萍实若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在人类的“自然之流”中贡献微薄之力，岂不快哉！

目 录

内容提要

绪论

新书写·自然流

- “书写”演义
- 生命机制的改变与“天然之美”的凸显强化
- 自然而然，流出本色

上篇 基础建设——工具材料与技法

一、飞花摘叶，无笔而笔，笔笔皆是

二、各美其美的特殊技法

- 019 技法荟萃，在汇融、整合中化生新生命
021 抒写情思，阐发“大象”，能动地表现特殊情境
026 创造异彩纷呈的形式之美
027 1. 传统特技的演变与运用
028 新水拓
035 新吹云
040 新弹雪
044 2. 传统书写的延承与创新
044 新草篆
065 手书白线
080 3. 纹象水墨原创技法
080 皱纸拓印
093 画版拓印
102 滚版拓印
110 划版拓印

- 112 实物拓印
119 渝拓
124 麻象
132 流淌与冲化
144 文化篇章与门窗框架
150 4. 其它辅助技法与工艺文化的借鉴融汇
150 排遣与催化
152 渝渗透印
154 滚印
155 胶矾点画
156 喷点
156 印染、拓染
156 扎染
156 遮挡与漏印
157 加油版拓
166 对印制版拓印
173 拼贴裱合

下篇 步入创造的境界——语汇创构与文化精神的熔铸

- 182 “书写”彰显水墨本性 犹悟化生艺术精神
190 纹象传奇
195 流水皴概说
207 由肌理效果的堆砌到形式生命体的建构
211 操控与直觉形式的把握
212 形式意味辨析
219 生命与生命语汇的建构
222 破“缸”建“场”与语义熔铸
224 语言境界及其升华
230 漫议文心
233 画说诗情
237 以象代言，境生象外，走向音乐——文心与诗情的视觉转换
241 影像、虚像与幻象
249 版象

后记

作者简介

上
篇
基础建设——工具材料与技法

绘画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表达精神世界的语言体系，是由创作主体、客体与艺术本体共生出的生命复合体及其精、气、神、意和“象”、艺术形式乃至物质材料、方法技巧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它的创构，是一个以内在于文化精神的熔铸为主导，自身发展规律为内在驱动力，以直觉形式的创造为本质特征，内容与形式互动，同步实现突破与超越的系统工程。

工具材料与技法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虽然属于基础建设，但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篇从工具材料的改革与发展、特殊形式美的创构及技法创新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其中，“各美其美的特殊技法”系核心板块。

一、飞花摘叶 无笔而笔 笔笔皆是

本节首先要谈的是工具材料，确切地讲，是与“大笔墨观”相关联的工具材料变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往今来，艺术家大多都很重视工具材料的选择和开发，不少人甚至自己制作纸张、画笔和颜料，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这是因为，物质材料虽然是绘画语言中最低层次的东西，但它们的物质特性却能够引发人不同的感受，从而构成艺术语言的生理与心理基础，而且在语言层次由低到高转换成为“抽象词汇”、“形象词汇”乃至融入作品的组织结构之中生成形式、锻造“大象”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事实上，工具材料的性能以及技法技巧的高低对形式创构、艺术表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形形色色的工具材料和技法技巧，确实是各有其美的。正因为这样，艺术家们才根据自己审美创造的需要，进行了不同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是创造，创造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心里话。而在固守传统围城与开放、包容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使我们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广泛地接触了人类更为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充实了自己的审美胸襟。

新书写·自然流语言体系正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语言体系。

其间，大自然造山时造就的带有形式建构意味的“迹象”及“语象”，包括传统笔墨在内的大量的形式因素，工艺文化中的部分语汇，版画等兄弟画种的一些技法技巧，乃至西方绘画艺术中的相关营养，还有传统毛笔及人们用过和没有用过的自然物及其他杂物，在这个体系中都大有用武之地。这样一来，就极大地壮大、丰富了语汇建构者的队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昌盛繁荣的语汇集成。

在这个语言集成中，各种不同的要素需能动地发挥各自所长，互补互动，顺



01

02

飞花无笔附图
1-2



03



04



05



06

飞花无笔附图3-6

应形式生成的规律生发大象。取舍之间，决定的因素是每幅作品审美创造的具体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定式。如清代文艺理论家李渔所讲：“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作者立言之本意，即“意念”，也就是我们要在这一幅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趣。中国画向有“千人一面”、一个作者“千篇一律”之弊端，原因就在于用“套话”、“空话”去重复，远离了真正的审美创造。

开放与包容无疑有利于发展，问题在于各种不同的语素，能否运化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一般来说，性格不同的人不易相处、性体不同的物质不易融合，但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特别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恰恰是大不相同的东西组构在一起时，容易产生不同凡响的精神和情趣。至于其间的道理，是“距离产生美”也好，“反者道之动”、“相反相成”也好，“异质同构”也好，总之是暗合着某种深层的规律。

事实上，人类在自己的创造中，碰撞、交融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而在艺术创造中，不同性态的形式元素通过